

四書經註集證

四書經註集說

論語序說

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時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卽王吉名家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四書考論語凡三家曰魯論者魯人所傳爲篇二十卽今所行篇次是也曰齊論者齊人所傳爲篇二十二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曰古論者魯共王時孔子壁中所出也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以下子張問從政爲一篇名曰從政或曰兩子張共二十一篇云其篇次亦不與齊魯同漢張禹傳魯論晚講齊論聞采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當世重焉而齊古之論云矣王充有齊論語自古文二十一篇外又有魯及河閒九篇凡三十篇河閒論語漢藝文志所不載今不可考意必河閒獻其遺文乎

史記世家曰

(史記正義序) 史記者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游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納經傳旁搜史家君國存亡舉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正義論) 史例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太史公兼之故曰史記(晉氏道傳) 曰司馬遷作史記關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統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孔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

孔子

(按通考闕里誌等書) 初聖母禱於尼丘以祈嗣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魯人異之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聖母知爲神異以繡紱繫鱗角信宿而去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又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異於世俗時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日
甲申時孔子生生有異質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三十九
表反首洼面月角目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坐如龍蹲立如
鳳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脇參
膺河目海口山膚林背翼脣斗唇窪頭隆鼻阜腋堤脣地足
雷聲澤腹昌顏均頤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采目有二十四
理項似唐堯額似虞舜項類臯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

史記世家孔子生而首上圩項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家語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帝乙元子以坼內諸侯入爲王卿士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而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爲殷後國於宋其弟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子稽乃稱公宋公生丁公申申生潛公共及煥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何遷國於厲公自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或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澤夷澤夷生防叔避華氏之亂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权梁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

于是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寧大
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旣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

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祖庭。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

鄉陬邑

金仁山曰：「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考。」按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歲也。當從史記。四書釋地：昌平本山鄉，蓋以山得名。括地志在兗州泗水縣南六十里，故鄒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廣輿記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有昌平山，府城東南有昌平城。

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

周禮地官司徒有委人掌教野之職，斂薪芻凡畜聚之物，又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卽委吏之屬。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索隱唐司馬貞著序，平貴諛聞陋，誠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禪補疎遺，義有未通，兼重詳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爲司職吏者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

按周禮地官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職人。鄭司農註謂牧人充人。又考周禮地官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之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牲，碩則贊。然則牧人充人皆可謂之職人，而職人卽所謂司職吏也。周禮周公所作載周家三百六十屬官職，以爲萬世建官之法。本稱周官，而周家一代典禮亦卽具是故。王亦名周禮。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閒獻王獨缺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附其後，合成六篇，奏之劉歆曰：此周公未成之書也。

讀爲械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

說文械杙也爾雅釋官械謂之杙郭璞註糜也玉篇所以

繫牛周禮春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頌于職人鄭

康成註職讀爲械可以繫牲者貫注疏謂置械入地之時

械械作聲故讀從械玉篇杙糜也莊子人間世篇拱把而

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適周

四書釋地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仲尼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四說不同其以昭公二十四年爲是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垣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公二十年定公九年皆不日食昭公七年雖日食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

問禮於老子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

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于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堅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老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予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按高昭子名張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定公元年晉台諸侯之大夫於狄泉以城成周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寃曰高張將不免高子違人眾之所爲不可奸也八年高張與國夏伐我西鄙哀公五年齊景公疾使昭子立荼明年陳乞作亂與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昭子奔魯

有聞韶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

史記孔子世家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升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按尼谿地志無考

有季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
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縫
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
而卒不行

有答子路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家語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彫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哉

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

家語孔子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得其所生之正成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

季桓子曰敗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時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聞之不說曰苟寇欺子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盜不勝也通鑑前編初孔子爲魯司寇國人譖之曰虧裘而鞶投之無戾鞶之虧裘投之無郵旣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羣甫袞衣惠我無私西書釋地續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云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無大字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又汪份大全引禮記王制上大夫五人孔疏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小卿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置一小卿是小司馬也據此以證魯止有小司寇無大司寇今考左氏成十五年傳尚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子禮樂則職官之名豈能無僭司馬氏傳極羣書其作孔子

世家與劉向所輯家語並云孔子爲大司寇必有考據故朱子亦仍之未可遽斷其非也司空在周禮爲冬官卿主營城郭宮室建社稷宗廟及墳墓橋梁道路一切創建之事書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

歸魯侵地

左傳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率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留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儀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革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我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胡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裨秕也用裨秕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郓讓龜陰之田史記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

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酬獻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於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廣輿記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有夾谷山舊名祝其山卽齊魯會盟之地春秋彙纂地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爲定公會齊侯處按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

成公之不克
十二年季孙使仲由爲季氏宰嘗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人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不克人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頑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公羊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師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左傳杜注成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春秋策纂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社卽古成城也明一統志郈城在兗州府沂州東三十六里春秋魯叔孫氏私邑隋於此置臨沂縣尋徙入州城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芻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

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魯之子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語女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哀榮眾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諾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付史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惄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濱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濱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道

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

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脯俎於大夫孔子

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讐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旣沒之語

旣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蕡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寶鳴犧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犧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剖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尙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

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革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與矣以我獲罪於孔子故不與也顏謂其師康子曰我即死